

懺摩錄

光緒二十九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跋

憶癸卯歲甘亭先生館於家蘭泉少司寇處分選湖海
詩傳時予年十六司寇留予讀書家孰因得親先生教
益越八且曾賓谷都轉邀先生往邗上校刊文選予亦
幕遊滬東繼此十餘年時合時離每歲莫各以解館過
返里門必數相過從以故先生之行誼踪跡予知之最
稔先生負海內盛名數十年其確知先生之品量者故
自不乏第泛論遠邇間知則皆以名士概之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先生殆可無憾然名士闕猶不足以限先



生也方予與先生同處時雖嚴寒先生擁敝裘坐燈下
丹黃不去手輒至午夜盛暑肘不離案不揮扇亦不言
熱見人謙謙若不及有問則應響答源委秩如以予屬
里咸允憫予孤貧未學隨事提撕懇懇懇懇無倦色以
予所見於先生者蓋如此先生生平所著詩文雜集已
刊未刊皆見重於世惟懺摩錄最為晚年從身心上得
來著作吾里邵伯揚茂才為先生外親偶以手抄本袖
見刺史菊船許公謀欲付梓公居官行已夙務實學在
吾州有善政於甘亭與予一二舊識外尤多獎拔喜文

字緣得此錄閱之歎美再三遂付剞劂屬予為序予自
惟後輩末學烏足以序先生之書乃乞同里楊叔溫先
生為之序而質言所見於先生者綴書於後予所謂名
士闕猶不足以限先生者於此錄有可證已道光元年
辛巳十月五日王應綬謹跋

序

從來賢士守身不輕竿牘得人佐治輒肯旌旗故陽鱈
嗤於宓子而良馬枉於浚郊體斯義者上下得其分也
昨刺史許公以名孝廉起家來典州郡塗歌樂只戶誦
德音與甘亭彭君申道誼之交結水乳之契蓋在下車
以前而非自式閤伊始甘亭謨觴館集久經刊行惟懺
摩錄一卷晚年身心得力之處秘不示人刺史訪而得
之謂是六經註腳三省裊躬言皆庸言理悉至理不墮
虛元不襲糟粕登諸梨棗洵為可傳蓋猶李藩侍郎按

輯長吉遺書之意梓竣後以雲璈素稔甘亭例得一言
承命之下黽勉措筆謹誌厚誼且慰故人也道光元年
辛巳孟冬三日楊雲璈撰

鎮洋彭兆孫湘涵著
仁和許乃來遜懷校

懺摩錄

鎮洋彭兆孫湘涵著

仁和許乃來遜懷校

昔朱子讀書一邊於冊子上做工夫一邊於身心上
做工夫我生四十四年矣小時讀書尚不至愚暗而
一誤於科舉俗學再誤於記問詞章三誤於訓詁考
據回憶數十年中拋心力費時日形神交敝而於聖
賢大道茫乎未有得也此真天子所謂四十無聞四
十見惑者靜言思之通身汗下今年正月十四日過
同里楊君叔溫齋譚次以嘉定黃忠節公日記見示



假歸讀之其省察克治之密有梵行之精純而非虛
無寂滅之謂守儒宗之軌範而無道學門戶之分有
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察篤實踐履而已卽無殉節
一事已是聖賢中人後生末學且敬且愧因手書一
冊日置座右以為嚴師自今以後務當猛省回頭於
身心上加功勿再因循玩愒如先生所謂懔懔一場
到臘月三十日真是無可如何也佛家云懺摩卽吾
儒云悔過因以鄙見所及或儒先緒論於吾心尤契
合者質直言之拉雜書之都為一編以為提撕警覺

改過自新之一助不更墮文字障中矣兆蓀自識

向來大誤將讀書作文與脩心行己畫成兩截故學問
詞章皆逐末而忘本今且就日用粗迹上檢點收拾再
鞭辟到細微處所謂小學為作人樣子近思錄為入聖
階梯此千古學人之準

做人第一要打得貧賤關過見人富貴而不起歆羨心
收求心尚易已貧賤而不起怨憤心亦易所難者處至
貧極賤之時而無憂慮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
能直須鐵錚錚豎起脊梁如婦人守志一般刻刻存錢

死事小失節事大意思如劊硬寨打死仗光景一切得喪俱付諸度外我自有一定道理在此卽孔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孟子所謂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乃人禽第一關頭請看世人失足學人改節大半是從怕貧怕賤上來能過此關則入道有基矣
怕貧比怕賤為難貧是饑凍切身的事若怕賤不過是不安命之故只消中人姿質便知熟中躁進之為非不足為異

細思不怕窮三字亦甚難假如既無恒產又無恒業全家衣食不周凍饑交至必令人人學夫子在陳弦歌不輟亦豈易言故恒產不必有而恒業不可無聖人言謀道不謀食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為急其理實兩不相悖也

以恒業餬口便是素貧賤行乎貧賤道理與不受命而貨殖不同貨殖便有求利意思若恒業餬口不過是免死而已如士人傭書農工食力皆是此外略有絲毫妄求卽非素位卽非居易

恒業亦有失業時此則全要看得命字透飲咏有定求

之不來却之不去惟盡我分內所當為而待其自至鑽
營希冀非也委心任運亦非也

我病在貪口腹我病在多言語我病在好名好勝我病
在喜逸惡勞我病在褊衷疾惡我病在推諉自全我病
在多妄念雜念我病在多冥想非非想我病在黏滯不
洒脫我病在急遽不安詳我病在疎忽遺忘我病在進
銳退速我病在忽明忽昧我病在畏首畏尾凡此諸病
自今宜一一藥之能改一樣便是進一步雖然未易言
未易言

身惡自省或無有意惡則不免雖時萌即剋去然有星
星火在恐終不免燃著便燒切戒切戒

人不可一日不做事如料理家務應酬賓客讀書著述
及尋常一切瑣碎行住坐臥其間皆有一定分寸一定
道理要處處提撕件件詳審能否合理無誤若只浮游
盪浪過去便是白過一日上負父母生育下慙人世供
養惡乎可哉

向來只道耽空守寂便近道今乃知全不在此必也處
千軍萬馬隊中守得定立得住與閉目垂簾一樣方是

真正有得難哉難哉

從古無閉門絕物的聖賢亦無喜事生風的儒者

靜時工夫尚易把握事至物來不覺縱舍此禪家所謂入得佛境界入不得魔境界也正我近日之謂

臨事而此心易於縱舍或動於利害或動於毀譽計較之心生理欲之念雜總是涵養不到見理不透克治不嚴之故若大聖大賢此心如皎鏡高懸物來畢照物去即空無安排亦無留戀是何等境界

人必不為時俗愛憎毀譽所動則此心方定心定然後

可言學

戒慎恐懼是內功發皆中節是外用內功不嚴外用必錯希聖希賢成仙成佛總從慎獨得手

人於處世不但快心之事做不得即快心之言亦說不得

家庭骨肉間只當論恩義不當論是非一較是非則有彼我之見而爭心生矣

靈狐學仙先須修到人身已費一半功夫然別人之學仙事半功倍而轉不如靈狐者狐志專而人志雜也猶

之饑寒之人謀生且不暇何暇學道若人衣食充足無求於世則已省却一半心思然往往富人轉不如貧人之近道者則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也

要知饑寒謀生中無在不是學無在不是道識得此便無入不得

緩急人所時有如實在為境所迫不得不仰資於親戚朋友在周急者固屬君子而受之者亦未傷廉必學子餓者之却黔敖鮑焦之棄蔬立稿亦非中庸之道然必要萬不獲已而偶出此方為合理若平日自放自豪不勤

不儉甚至飲博浪費隨得即空而乃徒以借貸干求為事此無論取辱取憎斷難持久即使所求輒遂而反躬自省能無顏變愧生乎此是放縱一流人自問或不至此然周之則受與小人懷惠其勢相似而理實天淵通財振乏與盡歡竭忠其事相因而義則霄壤不得不深切著明之

三代以後偉人如陶公乞食顏魯公乞米求助之事賢者不免然如王修齒寧向謝仁祖求食不索陶烏程米此意要想又如閔仲叔不以豬肝累安邑此意要想又

如陶公受人一飯至欲以冥報相貽此意要想崔子玉
座右銘云施人慎勿念受人慎勿忘度乎兩得之矣
節儉近於鄙吝仗義近於市恩剛直近於麤疏謹慎近
於畏蕙和藹近於媚悅謙恭近於諂屈靜默近於陰重
高曠近於放佚寬容近於萎靡渾厚近於糊塗方嚴近
於乖戾恬退近於苟安仁愛近於姑息果斷近於峭刻
凡此等處界限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能自知之即知人
無難矣

王含谿河帥嘗語我前輩格言四句云調和怒裏氣謹
慎喜中言斟酌醉後酒愛惜有時錢此皆從處處提掇
要之細處工夫亦可類推

孟子所言羞惡之心是非之心皆是鞭辟在裏面羞惡
不是悻悻自好是非不是斷斷爭辯此等處最易錯認
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
便是天地了也愚謂利濟二字最包得廣小而家庭鄉
黨大而天下國家隨時隨地隨分隨力皆可行之不係
窮達不係貧富不係近遠不係親疎凡遇一事待一人
處置得亭亭當當務使心安理得而絕去其自私自便

之心便是利濟便是仁仁則與天地合德矣

康節先生當新法用時門生故友有欲投劾去者先生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此等見解乃是常存利濟以天地為心者故知身處事而高言肥遯即非中道隱逸二字原是儒者不得已而出此萬不可以此自高自喜

幼小時飛揚跳蕩被英雄二字誤了少壯時咬文嚼字又被名士二字誤了實則英雄名士四字本繫極好而向皆誤認只此兩誤已虛却半生若夫世間卑劣苟賤游蕩淫泆機械變詐作奸犯科則固自信無之不足道也

真能任事者必無喜事之心真能養氣者必無尚氣之事

世間儘有學問精博文章淹雅而其居心行事全與聖賢大道刺繆者此先儒所謂但於書冊上用工夫之故如劉歆馬融輩其學問文章通足為累耳我生平取友自信略有權衡以為與其交讀破萬卷之傾邪士寧交不識一字之端謹人

講考據便啟紛爭聚訟之端講詞章便染標榜聲華之習要知考據不過讀書細心詞章不過自言所得以之潛修密課則隨處益人以之炫世釣名則觸地挂碍諸葛公一生本領在澹泊寧靜而臨事則集思廣益學問之道亦然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講習之事斷不可少此處取友又須略寬如東漢趙岐心鄙馬季長而因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此即廣益之道亦不以人廢言之謂

幼時見先輩課子弟於經書喜講性理於時藝則專講法脈案頭書籍尚有小學內外篇四子近思錄二程遺書朱子全集之類近今二十年來風氣全變子弟初學即以矜奇炫博詞藻才華為主見有講性理性談法脈者鮮不迂笑之而坊間書賈凡程朱之書目為道學一種視之至輕其相尚而爭取者則皆講漢學論六書及異本僻書之類名為復古以矯空疎之弊而靜驗人心風俗較之幼時所見先輩多有不及無過之者此可見宋儒之學斷不可少其侈口康成叔重以經師自居與抗言相如子雲以詞賦自命者大都矜心客氣逐末忘本

前輩樸誠淳實之風去之漸遠以之弋名則有餘而以
之立品則不足向來志趣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今乃決
然知所嚮往且質之二三同志未可遽為外人道也
考據家考訂名物字義固有遠過宋儒者及論道理則
動多乖舛曾聞鄉先生精考據者有言宋儒之書連篇
累牘數日可成若覃研考證非種^積累不能此蓋其生平
未曾於格致誠正上用工夫故以宋儒讀書窮理身體
力行積累有得之言看得容易我往時亦以鄉先生之
言為然今於宋儒之學略有入頭漸知其工夫斷非考

據家可及此卽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辨

梁何遠語人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一縑宋司馬溫公
自受母教卽終身無妄言此一端於儒者造詣甚麤淺
却甚要緊人若不能絕妄語先已是無忠信無忠信便
是欺詐其品已入下下等安論其他

人心於靜時固要操存然又不可用力捉住一用力則
必涉於強制墮於頑空矣朱子略綽提撕四字最好卽
此便是主敬便是存心

方寸中要如守堅城一般水泄不通不放外面一个賊

入來纔有賊入卽悉力打退存養是守堅城克治是打賊退如容留惡念略一停頓便是得錢買放危哉危哉向嘗疑朱陸陽明諸大儒皆精研內典以爲引盜入室今乃知佛道不足爲我累而實足爲我助佞者不必闢者亦不必

凡人在世上須無爾我無彼此無論無驕無憎愛無嫉妒無貪嗔一切大小善惡境界此心總要放著平平地如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便是不平等如何修身見聖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人盡快我意又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從古聖賢未有不能懲忿而能近道者也

人到白刃可蹈地位其根本却從戒懼中來戒懼是修身之本修身必明理明理則志定志定則氣剛故謙卑遜順之醇儒可作舍生取義之烈士若平時意氣自命者臨大事轉不足恃爲其虛憍之習深而涵養之無素也須如光武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方好聖人言忿思難又言見危授命正是一鼻孔出氣人

陳膚仲以冢事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朱子答以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所用處矣愚案此論與科舉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一段議論相發總之在在有道在在有學無動靜忙閑行止出處之判

鄭康成戒子書曰其勗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朱子言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漢儒若鄭康成眞不愧經明行修四字視桓榮之車服陳庭夸爲稽古之力者其識見相去霄壤朱子之論實出於此今人動以科名爵祿爲顯揚者眞夏蟲不可語冰

朱子言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天理愈滅程子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

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又言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人定是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以上諸說平心靜體返躬自驗我知免矣

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此朱子教人應舉之法雖使聖人生今之世而應科舉其道亦不過如此人於親在時自應兼存毛義捧檄之心若親亡後不妨獨守康成戒子之訓

人家子弟幼儀斷不可不講子夏洒掃應對進退孟子為長者折枝用趙岐注皆是服勞之義西漢之萬石君東漢之太邱長家法具在後人以跌蕩通脫相高而此風熄矣我目中所見鄉黨中竟有父兄命而子弟不應父兄立而子弟安坐者此等處不講則惰慢之習積而為放肆甚而為陵犯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也曲禮內則少儀及管子弟子職宜刻刻以此提撕儆省個儻權奇四字子弟之英俊者最易犯所謂躐駕躡弛之類須知此不是好字面觀馬文淵與兄子書願效伯

高毋效季良真能讀論語弟子章者
拒美色於暗室不為難拒之而能泯其跡為難一則全
其恥心一則免其反誑也揮遺金於道左不為難揮之
而能善其歸為難一則恐他人拾藏一則防小人冒認
也

人於遊覽時存得曾點風雲意思何必終日閉門人於
讀書時學得老僧壁畫西廂何必盡燒稗乘
古無有體無用之學故經濟之書不可不講然其言却
斷不可過泥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移步換影情勢迴殊

良醫無印板成方良臣無印板經濟

人性或羸暴或疲軟或矜高或放肆總是氣質之病讀
書而不能化其氣質雖多亦奚以為

嚴着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寬着此
心以待回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陸象山讀康誥有感
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斯為真讀書人

學問至精進時常覺得自視欲然便是功效不但立身
行己卽讀經史作詩文功益深則心益虛學然後知不
足真過來人語世之沾沾自喜謂謂自負者我雖不敢
斥其非而心竊憂其不進也

吾鄉陸道威先生思辨錄中有分年讀書法自五歲至
十五歲十年誦讀以後十年講貫十年涉獵至三十五
而學成便當應世真不磨之論其論讀經則後學不能
無小異同竊謂十三經中如毛詩三禮三傳均當以注
疏爲主尙書則孔傳雖僞而疏中所引馬鄭諸說有必

當據依者蔡傳儘有好處參看之思過半矣易經最難
王弼注頗佳惟不講象數朱子本義其主意只在略說
所謂多一條骨子恐障一條光明斯言良是然初學究
難理會程傳但說人事似較親切李氏集解所載康成
荀爽虞翻諸家其取象有極精者亦須參看若惠氏所
輯易漢學且存而弗論可也趙岐孟子注何晏論語注
亦多可採爾雅郭注頗平常論孟諸疏皆空衍略涉可
矣音義必以釋文為主而問參以宋儒通志堂經解
隨時參看孝經究宜以今文為勝朱子刊誤却未
敢以爲是

幼時習舉業四書易詩只讀朱子章句集注本義集傳
書用蔡傳禮用陳澔集說春秋用胡傳間取注疏及諸
家言錄百之一於上下方係隨手批注中多鹵莽漏略
且不免輕議宋儒各書朱墨錯雜今猶具在本無足道
者惟願我家後人見之知我幼時頗能用功而學識未
別存之以為塾中課本而已若云經術則了不足言
史漢甚難讀我曩時曾以何義門校本一一手寫又以
諸本參對丹黃數遍而其中句讀字義難明者甚多又
生平於天文歷律之學全然不知竟是性所不近非盡

畏難苟安之過

小學必以說文玉篇為主

三國志晉書南北朝諸史新唐書遼金二史皆首尾閱
訖至宋史元史則竟未編閱隨意翻擷而已通鑑讀過
數次朱子綱目胡三省注亦曾尋繹諸書少時均有手
節本字劣紙渝十不存一又苦記性不佳不免開卷了
然掩卷茫然之歎

周秦漢魏諸子書全在抉擇有極精者有極謬者有瑕
瑜不掩者能知去取則為益而不為累矣
少時大病在看雜書多如津逮秘書唐宋叢書百川學

海稗海說郭之類不知費却許多時日而經史正學轉致拋荒大誤大誤

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竟不必看翻陽胡果泉漕督在蘇藩任時重刊淳熙本為第一此我所手校幸得顧君千里助我者元張伯顏本次之若無二書則何校汲古閣本尚可

陶集李杜詩不可不全讀昌黎香山義山東坡放翁遺山諸集亦須全看守此數家合為一爐之冶作詩不患不工

小時喜學古文唐人中尤好子厚後乃深知其難去而作排偶文字此則真畏難苟安也

讀書愛博覽最壞事近思錄所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此我生平受病最深處

所以要讀書為明理也所以要明理為做人也做人是主讀書是賓今人都把來倒置了如識得賓主則雖記一字一句亦有用否則讀盡世間書何益

達而在上實能致君澤民功德遠大雖自奉稍過如寇萊公之蠟淚成堆君子能曲恕之倘不過小廉曲謹而

於民瘼國計無裨雖儉約過人如公孫宏之脫粟布被
君子不深韙之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由此言觀之居高位者當奮然興矣
浮榮二字最易看破幼時隨先君子任所雖小僻小邑
亦間有張樂設飲之事每當搭臺演劇時便欣然有春
生之氣到拆臺時便淒然有秋肅之氣覺得人生榮華
落寞如春秋迭代不過刹那間事無可戀亦無可慮年
十二三時恍然有悟於世無不散的筵席一句早已勘
破此關其實此等見解極粗淺不足道我所難者在名

根色根利欲根推勘到極細處都要淨盡如太空之無
片雲方成一了事丈夫不在區區恬淡也

權字只得聖人可說我輩舍經字更無可托足吾鄉王
敬美先生望崖錄云非有壁立萬仞根基奉何處下圓活
手段不能爲鳩摩羅什吞針而欲學其蓄室未有不敗
者也

望崖錄云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
不明癡著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
真道學必無門戶彼此之辨招人翁從真高僧必無福

田利益之譚聳人信奉

修進萬行拯渡億流此即佛法上乘無他奧妙始於存
養終於功化此是聖人全德不外中庸

為學而分心利祿是為俗儒為學而不達事理是為腐
儒俗儒固不可為腐儒亦有何用

克伐怨欲斷不可有制之務拔其根喜怒哀樂勢不能
無用之貴得其當

我輩萬不敢援儒入墨惟研經之暇旁涉竺氏之書兼
及谷神元牝之說實有見於佛祖神仙不過由修身寡

過入手而歸於存心養性絕無神奇幻眇其微言精旨
已全具於吾儒書中因作數語云庸言庸行自誠而明
便是禪門正覺何須誦佛繡經啟手啟足得正而斃便
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鍊汞

我篤信聖道而獨不喜與應舉諸生談經義尤不喜與
高冠腐儒講理學我兼信佛道而獨不喜與豎拂釋子
參機鋒尤不喜與潤俗沙門作檀越我又信仙道而獨
不喜與挾術黃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羽士說丹爐
尚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

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
酬答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一輩全是魔境要去
之惟恐不速

孫真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語
括盡聖賢全體膽欲大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也心
欲小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智欲圓者無適無莫也
行欲方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少年不患其不曉事而患其太曉事不曉事而糊塗尚
有覺悟之期太曉事而共薄永無進德之日矣

事有不得不處置一番者只要細心審度於天理人情
兩無背礙便徑行之至意外利害則不必過慮聽之天
命而已

惡念易絕而欲念難絕屢懺而不悔即惡矣豈必陰鷲
狡詭貪瞋嫉妒而後爲惡念乎

人之好爲高論者必有爭心好爲苛論者必非長德我
惟守之以默而仍待之以誠亦止競息喧之一道也
一念善惡之萌而休咎應之危哉殆哉不慮善以動則
冒責於非幾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無爲

幾善惡大禹惠逆之說子思隱微之戒孟子所云舜跖
周子所云修悖機關全在此處故易曰憂悔吝存乎戒
戒者幾也知幾其神乎擴而充之則爲視履者祥其旋
元吉矣

千古聖賢豪傑無不從拂逆境界中來天之所以玉成
之者在此人之所以自驗其學力者亦在此善乎顧氏
亭林之言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
在陳之阮弦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則未足以

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夫易六十四卦凡畜貞者有
吉有凶而凡言厲者皆得終吉无咎可知人事之來賢
者不能皆吉而方寸之地常存敬畏便可迓福弭菑危
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天人感應之理萬古不磨之論
與人同事而分均才埒尤當虛己和衷開誠共濟一有
見長爭勝之心則損德招尤百弊叢集故易曰雖旬无
咎過旬災也

吾人學道且就日用尋常動靜語默上理會工夫到後
自然上達不必高語性天侈談陰陽太極致墮入无妙

窟裏我於宋元諸儒書外尤愛明呂新吾呻吟語劉蕺山人譜二書爲其不語精微多言實踐最足爲下學津梁也

學道先須窮理窮理全在讀書漢唐宋儒者說經各有利病大約名物實際必藉先儒義理精深要歸宋學我惟擇善而從無所偏主以求裨益我身心而已斷斷於漢學宋學之辨者皆所不必
輕易著述最是學人大病我少壯以來除文賦詩詞外尚有經歧臆案潘瀾筆記諸種不過瑣屑攷據無關宏

旨然積累卅年刪而又刪僅得此區區而中間尚有前人已言及立論未安處總未敢自信徒疲心力而已始知著書求名不如潛修守約爲得

世之輕言著作者總由學問不深若深則幾句說話落筆便難世之好言雜博者總由見理不細若細則一部四書終身誰透

附刻

彭兆蓀頤首謹奉書鞠船先生閣下憶自台旆紫涖鄉邦以寄食昌亭未得躬趨拜謁旋有武林之游得

與玉年五兄樂數晨夕於十月杪歸婁東始知前旌
旌已受代邁返會垣側聞諸戚友傳頌閣下慈惠廉
明揚春煦物生佛之號萬口同聲知出至誠欣翹無
量惟日為桑梓私禱得長托仁幷作海隅福曜此間
人士同所心香默祝者也比稔鼎履救康睹愛均吉
南鴻北鴈竹報時通金友玉昆定多祺福兆蓀衰孱
如舊幸眠食粗安足好雅念歸來里舍鄉黨過從始
得細悉閣下垂注勤拳愛忘其醜濫采虛譽欲以賤
名繆廁賢科慙感兢惶匪言可喻竊伏直念有斷不

敢居者一萬不能就者二請爲執事陳之兆蓀幼承
庭蔭生長綺紈壯作鮮民奔走衣食生無一日之養
沒無五鼎之供大杖小杖幸免謫訶用力用勞曾無
毫末寸心負疚百歲銜悲豈可叨竊孝名重增罪過
至於生平交際雖未至苟賤妄求然仲叔豬肝之累
晏嬰金粟之分假鮑叔之財乞泉明之食貧辛往事
僂指多端較之前賢勵節簞瓢矢心冰蘖相提並論
實判霄壚以此稱廉汗顏無地若夫少年意氣亦近
踈狂酒座歡場不無跌宕名姬妍爨之作見諸集中

雖都託空言原無實際而有涉篇什終屬疵瑕方正之名何容濫玷此斷不敢居者一也又伏自念

朝廷德意固在旌賢而官府文書例需筆費由縣學以至大府層疊而上所費繁多懸磬之家糧無隔宿胥呼吏索其何以堪勢必廣累親朋多方規畫古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之嘲今稱貸而爲孝廉方正千秋笑柄事異情同此萬不能就者一也且疋羸衰體久謝交游隨緣挂單跡如老衲衣冠則昌披了鳥面目則山鹿野麋一登薦書便當振謁當事脚躡手板不

異應官摧眉折腰轉增勞瑣強林猿以纓絃饗爰居以鼓鐘勢將畏而思逃斷難忍而從事此萬不能就者二也初聞另舉楊君雲璈名實足副兆蓀幸得脫然今楊君又復堅辭苦以相讓此間人士大率仰承尊指附和翕然解鈴繫鈴仍仗大力伏望寓書邑士或札致縣公達此鄙忱免其充數則銘泐大德更天弗諠春風尚寒千萬珍護臨書悚切諸求垂譽不戢兆蓀再拜 臘底王子若回婁傳述面諭五衷慙感統俟二月中謁謝舍弟附筆請安新春日

右甘亭先生於正月二日寄余書也越三日先生即
歸道山訃聞後三復遺蹟一朝千古良用喟然因感
先生身心之學悉見端於懺摩錄而寄余此書實與
錄中語相爲表裏爰附刻於後以見先生一息不懈
之定力於此有足證云道光元年九月菊船許乃來
識

